痧痘兒科朱星江醫士　老北門內晏海路和尚浜口

內外喉科姚菊亭醫士　寓英租界東新橋北東昇里

痧痘兒科專家徐麗洲醫士　寓閘北家口□四一八　老橋唐弄　話二四號

□不戰而敗不如戰敗

（公嫻）

時至今日、暴日之侵凌我國、至於此極、國人遂然而如大夢初醒者有之、皇然而痛哭流涕者有之、酣然而猶醉生夢死麻木不仁者、亦未必無之、彼醉生夢死、麻木不仁者、固不足論、而大夢初醒者、與夫痛哭流涕者、至是亦祇奔走呼號、聲嘶力竭而已、未嘗籌措所以對付彼暴日之策也、及今時已迫、勢已切、祈求公道、已失其效力、和平非戰之盟誓、已失其信用、則彼暴日既無端以軍隊臨我、我斷無延頸就戮、一任其宰割之理、亦惟與之決一死戰、然後再求公道之保障而已、或者以為彼暴日軍力強盛、恐致不敵、實則自古戰爭、首憑天理、次賴民氣、史册昭然、千古如此、不獨今日、各國皆然、不獨吾華、今彼暴日滅絕天理、至此極矣、而吾國民氣激昂、至此亦極矣、故縱使吾國百戰百敗、而最後五分鐘、勝利必可期焉、姑無論吾民之衆、二十倍於彼、吾兵之多、亦五倍于彼也、即退一步言、吾戰而竟敗、則彼暴日之志、在侵略滿蒙、戰敗固滿蒙入彼版圖、不戰、滿蒙亦已非吾土、然則一戰猶可雪病夫之誚、不戰必貽屈伏之恥、且恐以後予取予求、尚不止滿蒙之失耳、

□暴日派艦來滬之驚訊

（金雀）

暴日既攫奪我東三省、心尚不足、復存營口牛莊等處、肆其強盜行為、國人在此國難當頭、無不髮指背裂、而抗日救國運動、益加緊張、實行與日經濟絕交、日本政府、「雖」一意獨行、但其民衆、則已吃驚不小、蓋長此以往、不須六個月、即可制日本經濟於死地也、於是日本政府、老羞成怒、居然將派大批軍艦來滬、以破壞東亞之唯一商場、象以示威、其居心叵測、實屬可惡之極、本月四日晚、電通社有驚人消息一條、謂日本以上海抗日救國會、實行與日本經濟絕交、危害極大、準備軍艦九十艘、駛赴上海、現正候命待發云云、各報館接得此項消息後、以為倘照全文發表、必至引起上海商場不可思議之變化、但不發表則如此重大消息、又不能隱瞞、後乃由市社會局長潘公展君、約各報重要人員、在新聞報館開一臨時會議、史量才汪伯奇二君、及各報總主筆、均出席、結果則仍主發表、惟電文中略删數語、直至深晚始散、翌日各報、均有日艦來滬消息刊載、但市民已震驚萬狀、而憤激之態、益加嚴重、表示合力抵抗、誓死不變、按上海為世界各國商業中樞、今日人竟不顧一切、長驅直入、將來世界各國商業上所受打擊、當非淺鮮、世界各國至此、豈吏能袖手坐視耶、是不得不望世界各國、羣起而攻之、使三島倭奴、不敢再肆猖獗、此不僅中國問題、抑亦世界之一大問題也、

□甯粵攜手中之宋子文

（鳳影）

國府蔣主席、以外侮日急、表示黨中同志、應消除成見、一致對外、對粵乃決用和平方式、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特派蔡子民張溥泉、赴粵斡旋、並任陳銘樞為京滬衛戍司令、表示保障粵方同志安全、蔡張等抵粵後、雙方談判、順利和平、極有希望、惟古應芬孫科等、則以財政部長宋子文、在位數載、財政紊亂、已達極點、非此公下台、不足以言刷新、故力主宋氏須先告退、態度極為堅決、蔡等已電告蔣主席、蔣氏對宋、是否肯任其撤手而去、尚不可知、惟宋則近日意態極為消極、大有乘此擺脫之意、大致將來甯粵攜手、宋子文必出洋考察、財長人選、則擇一超然派繼任、宋子文去後、政局中當另有一番新變動也、其實宋氏握財權已久、今粵方既不諒解、自以掛冠休養、以維大局為是、倘再戀棧不去、則大局以一人而成僵勢、當非宋氏智者所取也、

□南北和之露布

（日案）

兄弟鬩牆、外禦其侮、自暴日侵略東三省後、南京廣州兩政府、乃有言歸於好、一致抗外之決心、日來和平會議之聲、甚囂塵上、大約俟陳銘樞接任京滬警備司令後、南方代表、即當聯袂來滬、共商國是、據近日秘密消息、謂廣州方面議和條件、已經提出、大約海陸空軍將組委員會、以為統轄、其主席一缺、仍歸蔣氏、惟宋子文及陳果夫陳立夫邵力子吳稚暉等、不可不去、以謝各方、而南京方面之意見、則二陳邵吳可以犧牲、但宋氏仍須備重、或改為財政委員會主席、聞此條件再經一度非正式磋商、即可解決、想我國民酷望中之和平、當不致因此小節而歸泡影也、

□中國實業銀行擠兌之原因

（文子）

中國實業銀行、近有中日合股之謠、當此國難臨頭、對日經濟絕交之時、凡屬國人、豈肯緘默、遂有一致拒用該行紙幣之說、消息傳來、凡有該行紙幣者、莫不爭先恐後、前去兌現、而該銀行現金充足、均能如數撥出、益且延長時間、任人兌現、卒至復於安靖、據該業中人云、該行擠兌、於今三次、初次因漢口中國實業銀行擠兌、而受影響、第二次為去年因小錢莊放款事而受擠兌、此次原因、亦有二端、該行鈔票、紙質堅美、一般奸宄、難以模仿、故造謠言、以冀傾陷、此為小原因、日人到處陰謀、從中破壞、故造該行有日股之說、使其擠兌、以亂金融、而逞其私慾、實則該行股東、大半為粵商、何來日股、國人不察、一時受愚耳、是以此次風潮、卒能如已往擠兌之應付裕如、且或因此次之擠兌、而信用愈益昭著云、

復旦大學赴京請願記

（心一）

江灣復旦大學、此次首先提議、赴京請願、當時曾先派代表、赴學聯會建議、請海上各大學、聯合全體學生出發、赴京請願、然雖有贊同之者、而多數學校、極端反對、中以聖約翰等諸教會學校為尤烈、復旦乃認為他校既難合作、決主獨行、緣此舉作用、一方足以警醒全國人民、而一方又足使全世界震驚、苟一校獨行、則力終有限、故出發之前、仍派宣傳隊、赴各大學勸行、乃是日適逢星期、學生多已外出、結果終難如願、至晚間九時、全體學生、遂齊集操場、分大隊中隊小隊、凡十人為一小隊、組織與軍隊相仿、九時半、由總指揮下令出發、十時抵北站、時教員中頗有到站送行者、迨十二時、車輪轉動、此千數青年、乃向首都進發焉、翌日念八日十時、抵下關車站、時天巳小雨、金陵大學聞訊、派一中隊學生到站歡迎、復旦同學會首都分會、亦派人到站照料、下車後由小火車入城、是時雨勢漸大、車無蓬蓋、諸生均鵠立雨中、衣履盡溼、其中尤以女同學最感痛苦、蓋隔宵天氣頗熱、均穿極薄紗衣、不意一經雨淋、衣服均黏附肌膚、及抵國民政府車站、雨勢仍不稍減、下車後、以門崗阻止、鵠立雨中半小時、而諸同學精神頗佳、秩序整齊、首都人士、均稱道不置、入國府後、以無大禮堂、仍站立雨中、國府當派于右任出見、時雨勢雖猛、而于氏亦植立雨中、旋由代表提出質問、如撤換外王、懲辦失職官吏等、于氏均按條答覆、最後、并由于氏引導羣衆高呼口號、是時、中大體團、亦巳由外交部來、進國府時、亦高呼口號、人數約計千餘、于氏答覆既畢、復旦代表提議、請蔣主席出見、初蔣氏以公務繁冗、不允、最後由代表立誓、「苟主席出見後、學生有越軌行動者、可立將代表鎗斃、」蔣氏始首肯外出、就廊下演講、（辭見各日報）既畢即入、時學生中有高呼不滿意者、但旋即全體出國府、赴中大體育館休息、當植立國府時、有數人已暈倒雨中、至是、諸同學亦均寒戰、中大乃送以火盆、并發給麵包、又有安樂酒店者、睹此大為感動、其主人親攜麵包餅乾慰勞、并作簡單演說、希望學生領導民衆、一致抗日、商人願為後盾云云、蔣總司令亦送毛氈八百條、為睡時之需、念九晨、安樂酒店又送早餐至、同學會則派邵力子端木愷、教育部則派高等教育司長孫本文慰勞、勸同學即日回滬、努力學業、演說巳、開全體大會、以未有圓滿答覆、決不回滬、下午三時、奉令赴中央政治學校、聽蔣主席訓話、時上海學生之到者、計有復旦交通、光華、持志、中志等數校、人數約可五千餘人、訓辭對學生來京請願、頗不滿意、狀甚憤慨、并云、每人以上課六小時計、則三千人巳千六百小時、時會場忽發笑聲、最後、乃決定辦法二條、如願投軍者、即入中央軍校入特別班訓練、否則立即回滬、車輛由國府負責、演說畢、學生代表請戴季陶演說、戴氏態度尤為激昂、拍桌不巳、此大抵令人注意也、既散、中央政校校長、備酒慰勞、但大多均巳離校、準備回滬、復旦學生、亦赴中大料理行裝、晚十二時、到下關車站、又半小時、啓程歪滬云、按此次復旦當局、曾派教授四人、同行照料、乃前日海上各報、均載四教授被扣、今四教授均巳回滬、記者詢以被扣事、則答言并無其事也、

罐頭食品

泰康公司

●總分店聯合大減價●

●餅乾糖果　各款點心●

總店　分店

□南京路□

五福弄對過石路口

本報徵文徵畫條例

（一）本報注重大報不登消息如蒙各界以大報未經登載之秘聞趣聞惠賜者無任歡迎
（二）各種新聞照片美術照片以及名人名伶名妓照片俱所歡迎
（三）長篇小說須首尾完全不論新舊俱所歡迎
（四）稿末請注明姓名住址以便隨時通信及寄奉稿費
（五）來稿一經刊出其著作權即歸本館請弗再投他處
（六）酬資由本館酌定每逢陽歷月杪寄奉掛號單憑單向本館支取
（七）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名貴之照片及長篇小說預先或附有郵花者不合于十日內退還
（八）他報巳發表之新聞請弗抄襲再投本報

小金鋼鑽徵文條例

（一）小金鋼鑽專載文藝作品。如諧文、笑話、筆記、詩、詞、滑稽小說、竹枝詞、謎語、開篇、酒令、文虎、詩鐘、以及各種評論凡意境超卓、而耐人尋味者、無不歡迎。
（二）另有餘興一欄、專代各界徵求和詩、射覆、詩鐘、對聯等、須由值課人備具贈品。分贈應徵諸君。（凡願在本報值課者、須由本館熟人之介紹、否則須徵保證金二十元待披文字露後一個月無人聲言異議者、保證金如數發還）
（三）酬資與金鋼鑽投稿例同一辦法。
（四）抄襲家幸弗惠顧。

□日本小學教員之赤化

（本報駐日記者智鏡）

東京警視廳、近日忽將全協教育勞動部東京區責任者現小學校訓導小田眞等十五人、逮捕拘留、據云查明東京小學校教員之赤化者、牽連廿五校之多、此種赤化運動、在東京及其附近、秘設五大區十八分會、計東京區有分會五處、北豊島區有分會四處、荏原區多摩區南葛區、各有分會三處、此等區及分會、不啻共黨之機關、於昭和二年、發行文藝雜誌一種、名曰「蟻足」、翌年（民十七）、與日本教育學會機關報之教育新報、通同一氣、宣傳赤化、至前年（民十八）夏、將教育文學協會、改為關東教育勞動聯盟、旋又改為小學教育同盟、嗣有留學德國歸來之淺野研真者、介紹彼等加入「愛德肯愛倫」、（即國際赤色教員聯盟）暗從共產教程、施兒童以赤化教育、去年一月、曾被警視廳查出、將其中心人物免職了事、此次彼黨捲土重來、發刊機關報一種、名曰教育勞動、並與各種勞動團體、秘密聯絡、其最大目的、欲使日本全國小學教員赤化、此案發覺後、日本輿論上、認為教育界空前重大問題、東京府學務部及東京市教育局大為狼狽云、（編者按、日本國內、赤化如此滋蔓、而猶野心圖謀他人領土、可慨也、）

□請蔣總司令來教

（謝基河）

暴日侵我東省、舉國憤慨、民情激昂、上海各大學、除組織抗日救國會、盡力宣傳外、更復全體武裝、加緊軍事訓練、一俟動員令下、即當實行執干戈以衛社稷之壯舉、人心不死、亦差可慰慰矣、復旦大學、於前日實行編隊、計分義勇、普通、通信、運輸、救護等等八大隊、而以全體女生、列入救護大隊、隨軍訓練、俾將來負裹紮創傷之責、蓋取伊等心細性柔足慰沙場上壯士之心也、該校軍事教練員陳君、係一曾受高等軍事教育之青年、日昨、親授女子救護隊以普通步伐、暨行列之知識、以待一令既下、則女生咸格格而笑、以致或方向錯誤、或正立而手足倜促不安、東倒西歪、錯綜不齊、不若男生之咸能秩然遵命也、既而發令開步走、則行未百武、巳多香汗涔涔、嬌喘不止、若不勝其辛勞者、陳君至是、殊感棘手、乃決然曰、『諸位同學、兄弟前亦曾經教授軍事教育數年、然從未訓及女生、今觀諸位同學、困難至是、實百思不得其法、誠恐即請蔣總司令來教、亦未易見效也、』言時、不勝其懊惱、

於加緊訓練、是則期月而後、必當大有可觀、固無需乎敦請蔣總司令親為訓練也、

□暴日派艦五十艘蒞滬、昨巳抵埠、傍晚陸戰隊鐵甲車登陸、在公共租界示威、各國領事頗表不滿、

□花影鐙痕

（九十五）（拂雲生）

第十回　金屋難藏殷勤填恨海　珠簾不捲惆悵阻歸車

紅葉點頭道、我曉得、今兒報上九霄舞台的告白、巳經沒有她的名字了、她還是跟田老九鬧脾氣、沒有別的事、劍龍道、老哥、你只知道一半、她要嫁人了、一句話、紅葉面上、由白轉紅、由紅轉青、張大着眼睛、掙了半晌、掙出一句話道、嫁誰、我知道是田老九、劍龍道、是子固、紅葉往椅背上一靠道、嫁子固、對了、難怪那一天我去聽她娘說了句金大人派汽車來接她、如玉沒有讓她說下去、承你情報告這消息給我、其實我一點沒有什麼、她那紅角兒的身分、措大如我、豈有妄想、這也好、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劍龍道、你不忙、用不着這些決裂的話、這都是她娘的主意、想撈個十萬八萬的棺材本兒、如玉本人、並不願意、前幾天、她親自上黯雲家商議、黯雲勸她豁出去、跟娘鬧一場、她又不敢、後來黯雲娘跑去勸、說讓她再唱一陣、她娘說、除不如現、要是顧先生要這孩子、只要一萬塊錢、紅葉打個哈哈道、明知我是窮鬼、所以特別大減價、莫說一萬塊錢、就削一萬個蘿蔔片、也就費事、罷罷、我天胆也不敢同有錢有勢的大人先生鬧勁、讓她侯門一入深如海罷、說着、又仰天打了個哈哈、劍龍見他解脫、也就笑道、你不也是在海裏嗎、紅葉道、你瞧着罷、我這也快登彼岸了、劍龍聽他說的怪誕、又急了起來道、紅葉、你怎麼作這種喪氣話、天下豈少美婦人、紅葉道、本來、我豈敢自賤我這千金之子、這幾天好久不接着家姊來信、惦記得緊、打算回天津去一趟、看看她們、『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俯仰天地、就只這一個姊姊、是我的親骨血了、說着將眼一閉、頭枕着椅背不睬、劍龍也覺鼻子管裏一酸、低低道、你這一去、大概一時不來了、紅葉過了陣、方搖搖頭、劍龍道、依我說、你犯不上這樣、你高興逛、何不跟我們上杭州住幾時、再回來供職、你不能為一女子、毀滅你光明燦爛的事業、紅葉又搖着頭、劍龍見他像怕煩、便說我去了、你晚上仔細的想的罷、紅葉仍是閉着眼睛、

□南行瑣記

（今猿）

□三　船中之貴人

吾國既無航業、故不獨吾輩老百姓、須乘外國船、即一般主持政權之達官貴人、亦不得不乘外國船、芝沙丹尼號頭等中、有我國前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及其隨員數人、特別二等中、有國民黨老黨員張溥泉蔡子民二氏、陳在贛勦匪、正在宣傳努力中、忽爾赴港、任務則不得而知、張蔡此行、據聞為斡旋甯粵和平、在一般不願繼續有內戰之老百姓對之、當認張蔡之任務極重、惟張蔡僅乘特別二等位、陳則與其隨員、皆乘頭等位、此張蔡所不及陳者也、然亦可知官之不可不做矣、有乘客赴特別二等位與頭等位觀察者、謂張蔡二氏手不釋卷、讀書甚勤、陳則怡情於一切遊戲運動、與其隨員談天說地、此又可見個性之別矣、惟舟中諸人、皆稱此三人為貴客、獨不知此等貴客、端坐頭等位中、遙瞻船頭之帝國主義旗幟、究竟有感於中否耳、

□四　中秋夕賞月

九月二十六日、為夏歷之中秋節、水波不興、月色澄明、乘客無不集登甲板、共相欣賞、時適買辦王君、語余以是時無線電所報告之南京消息、有乘客知王君和藹可親、乃前請王君主持賞月之會、王君亦欣然從之、立飭僕歐、移桌椅於甲板之上、每客奉以月餅、及咖啡或紅茶等、於是乘客皆大歡喜、蓋此中諸客、對月思鄉巳減少離家之苦不少、孰謂買辦階級之盡不滿人意哉、

□五　馬來人洗糞

舟中廁所、每間輒有酒瓶四、其所盛者非酒、實清水耳、究何所用、殊不能明、嘗舉以詢諸僕歐、據云、此為馬來人所需、緣馬來人如廁既畢、不以紙拭、獨舉瓶中清水、以右手灌其肛門、故馬來人有右手濯糞、左手取食之例、此則為非荷蘭船所無也、

□六　廈門之一瞥

二十七日到廈門、早膳後、登陸一遊、以聞其地市政甚為進步故也、余於十年前、曾一度到廈、但街衢湫隘、臭穢觸鼻、而此次所見、則不獨大改舊觀、抑且漸成新都市、沿海築堤、工程既極偉大、市內馬路、亦甚可觀、尤以公園佈置、超越一切、市內警察、成績蔚然、吾輩過客、人地生疎、每感不便、而得助於警察者甚多、誠可佩也、走馬看花、數小時後、即回荷蘭船、而由廈赴南洋之客、在此最短時間登舟者、竟達四百餘人、其中婦女不少、想彼輩正感內地求生不易、與備受共產黨及不良政治之夾攻、故有此遠適異國之舉耳、至於歷盡艱辛、未嘗計及、然則安得政治入於正軌、使國民皆得樂業安居哉、

□滇游隨筆

（二十八）（濟會）

雲南的醬油、最特別而難吃、又甜又膩、簡直像上海醬園裏所賣的「甜醬」一般、據他們說、醬油做好了都要放許多糖在裏邊、所以這樣的又甜又鹹、現在糖價如此之貴、醬油裏加糖、實在太不經濟、我們蘇閩人所做的菜、以甜出名、但是醬油裏却從來沒有加糖的、不知雲南人又是一種什麼特別的風氣、外省人到雲南去、都覺得這種醬油不合口胃、便是雲南人到過外省的、也大都不贊成這種甜醬油、但是市面上所賣的、和酒菜館內所用的、完全都是這一種味道、往往很好的菜、因為醬油的特別、把菜都弄得不能上口、近來也有鹹的醬油出賣、那是幾個寧波商人從上海帶去的、美其名曰「上海醬油」、價錢比雲南醬油貴得多、所以不十分普遍、雲南人眼光中的「上海醬油」、大約也像上海人眼光中的「外國辣醬油」一般、偶爾用用、不能算是開門七件事中必需的一件、

雲南的鹽、有黑白兩種、黑的是川鹽、白的是土鹽、這兩種都是石鹽、一塊一塊的像石頭一般、用起來須在石鉢內研細、與上海所用的衣鹽、大不相同、這種鹽內、夾着許多雜質、遠不及衣鹽的潔白乾淨、便是滋味也不及衣鹽這樣的鹹、價錢却比上海便宜、但是據他們雲南人說、現在巳經比從前貴得多了、

雲南的點心、最普通的有兩種、一種叫「米線」、一種叫「餌餅」、「米線」是米粉做的、有些像上海的線粉、「餌餅」是蒸飯打成的、有些像上海的寧波年糕、多數的點心店和小販的點心担上、全是賣這兩樣點心、「米線」是要用湯下的、「餌餅」却可湯可炒、任從客便、這兩種食品、在雲南銷得最多、現在竟有人設廠專製「餌餅」「米線」、裝了匣子、運到外省來賣、上海有沒有地方買得到、還却不清楚了、